



The Piano Tuner

调琴师

〔美〕丹尼尔·梅森 著



从燃烧着火红木槿花的绵绵细雨中，从萨尔温江蜿蜒流过的寂静丛林中，曾有遗落的钢琴声飘出……

南海出版公司

调琴师

丹尼尔·梅森 著 李燕 译

The Piano Tune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调琴师 / [美] 梅森 (Mason,D.) 著；李燕
译。—2版。—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1.8
ISBN 978-7-5442-5081-8

I . ①调… II . ①梅… ②李… III .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41544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8-152

The Piano Tuner by Daniel Mason
Copyright © 2003 by Daniel Mason
Copyright licensed by Fletcher & Parry LLC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调琴师

[美] 丹尼尔·梅森 著

李燕 译

杨旸 审校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翟明丽 马秀琴
装帧设计 韩笑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11.25
字 数 200千
版 次 2008年9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2版
印 次 2011年8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5081-8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谨献给我的祖母哈莉娜

兄弟们，你们历尽千难万险，现在到西方了；你们保留的最后一些精力，现在还可以一用，你们应当追随太阳，再去寻找绝无人迹之地！

——但丁：《地狱》，第二十六歌

若要创造和谐，就要研究不谐之律。

——普鲁塔克

在转瞬即逝的回顾中，记忆里关于缅甸的印象，首先是太阳和一个女人的遮阳伞。他不知道会留下哪些景象——暴风骤雨过后蜿蜒流淌的咖啡色萨尔温江，黎明前渔网的栅栏式结构，地上盛开的郁金香，丛林里悲泣的枝蔓。数月来，这些景象在他眼前晃动，有时像烛火一样，闪烁着又黯淡了；有时挣扎着吸引他的注意，像推推搡搡的市场商贩的货物一样，横在眼前；有时又只是飘然而过，模糊了巡回马戏团的货车。每个故事都有些不可思议，不是因为情节编排上的失误，而是因为稍稍疏离现实，才能在世间涂上如此浓郁的色彩。

在这些景象之上，太阳升起来，发出炽热的光芒，像一团闪闪发光的白漆，泼向人们。解梦人坐在市场上散发着花香的阴凉角落，告诉他一个传说：缅甸升起的太阳与世界上其他地方升起的太阳不同。他只需要观察一下天空就可以看出来。看看它怎样冲刷了路面，填补了裂缝和阴影，破坏了视角与质地。看看它怎样燃烧、闪烁、发光，天际好像着了火的达盖尔银版，过度曝光，连边缘也卷曲了。它怎样将天空、榕树、厚重的空气，他的气息、喉咙，以及血液变成了液体。充斥着远处马路的海市蜃楼，怎样

扭转了他的双手。他的皮肤怎样脱落碎裂。

现在，太阳挂一条干燥的马路上方。太阳底下，一个女人独自撑着一把遮阳伞走着，她薄薄的棉质衣服在微风中荡漾，她赤着脚，正走向他视线的边缘。他看着她，看她如何走向太阳，独自一人。他想要呼唤她，但是他说不出话。

女人走入海市蜃楼，走入缅甸人称之为丹拉的鬼魅的光和水中。在她周围，空气袅袅升起，把她撕裂了，分开了。一切旋转着。接着，她消失了，只剩下太阳和遮阳伞。

作战办公室

伦敦

1886年 10月 24 日

亲爱的德雷克先生：

我接到我们工作人员的汇报说，您已经收到了我们长官以女王陛下的名义向您发出的提供服务的请求，但是还没有被告知此次任务的性质。此信旨在向您解释一次非常重要的行动的细节和紧迫性，并且促请您前往作战办公室，在那里，缅甸分队行动指挥官凯廉上校以及我本人，将给您提供进一步的信息。

简要介绍一下这件事情的原委。您可能已经知道，自从六十年前我们占领缅甸沿海省份以来，通过合并曼德勒和上缅甸，女王陛下已经将占领并且平定这片领土视为我们大英帝国在整个亚洲地区维系安全的根本所在。尽管我们取得了胜利，但敌方最近几次行动严重影响了我们对缅甸的控制。情报部门的报告已经证实，法国军队在湄公河沿岸的势力得

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同时，缅甸内部的叛乱威胁到了我们对于这个国家边缘地区的控制。

1869年，缅甸敏东国王统治时期，我们在缅甸安排了一位名叫安东尼·卡罗尔的军医少校，他是一名内科医生，毕业于伦敦医学院附属医院。1874年，他受命前往位于殖民地东部边缘的一个掸邦偏僻山村就职。自从他到了那里之后，对于军队来说就不可或缺了。这不仅是因为他出色地完成了一名医生的职能，还在于他在同当地的王子结盟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尽管他的驻地与我们的总部相距遥远，却是我们进入掸邦平原南部的重要通道，并且可以确保我们非常迅速地将军队部署到暹罗边缘。卡罗尔的成功非同寻常，您到作战办公室之后，我们会详细地给您介绍情况。女王陛下现在关心的，是上个月收到了卡罗尔军医少校寄来的一张便笺，这是一系列有关他对钢琴的兴趣并且令人费解的便笺中的一张。

我们的担心基于以下原因：尽管我们已经习惯了军医少校在各方面提出的怪异要求，去年12月的一封信还是让我们吃了一惊。这封信要求我们马上购买并运送一架埃尔拉尔大钢琴。起初，我们驻曼德勒的官员对这一要求表示怀疑，可是两天后，一位信使又送来了第二封信，军医少校坚持这个要求的严肃性，似乎他已经预料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感到不可思议。我们做出了答复：运送一架大钢琴按理说是不符合逻辑的。这个答复换来的是：第二周，又来了一名气喘吁吁的信使。他带来了一封简短的便笺。

先生们：

我对贵办公室怀有应有的尊敬之情，在此请允许我递交一份关于钢琴的请求。我深知本人的职位对于这个地区安全的重要性，为防止我的要求的紧迫性再次被误解，若三个月之内不能如期送达钢琴，我必将辞去职务。虽然我明白我的职位与任职期限可使我体面地退休并获得不菲的回报——在我回到英国后。

安东尼·卡罗尔军医少校

， 湄伦， 摆邦

您可以想象，这封信使我们的工作人员深感惊奇。军医少校是女王陛下无可挑剔的公务人员。他的纪录堪称楷模。他非常清楚我们依赖他，以及他与当地王子的联系对于任何一支欧洲军队来说是多么重要。经过一番讨论，我们同意了他的请求，并且于1月将一架1840年的埃拉尔钢琴运送过去。2月上旬，钢琴运达曼德勒，随后，钢琴由大象驮着，并且由卡罗尔亲自护送至目的地。尽管这整个离奇行为给工作人员带来了巨大的不便，但还是以成功告终。接下来的数月，卡罗尔继续出色地工作，在勘测要从掸邦平原开辟的一条供给路线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可是上个月，我们又收到了一个来自于他的请求。潮湿使得埃拉尔的琴身膨胀起来，钢琴已经走音，请当地人修复钢琴的所有努力也都失败了。

因此，我们明白了这封信的含义。信中，卡罗尔特别提出，需要一位修理埃拉尔大钢琴的调琴师。我们回复说，也许修复钢琴还有别的更为简便的方法，但军医少校十分坚持。最后，我们同意了。纵观伦敦的调琴师，我们确定了几位杰

出人选。您一定知道，您所在行业的大部分能工巧匠都已经上了年岁，不便长途跋涉。我们进行了进一步的寻查，找到了您和普利瑞的克劳德·海斯汀先生。您是修理埃尔拉尔钢琴的专家，我们认为劳您大驾是最合适不过的。如果您拒绝我们的请求，我们将会联系海斯汀先生。您只需工作三个月，陛下将赐予您一年的俸禄。

德雷克先生，您的技艺和经验使您得以担任如此重要的任务，我们希望您尽快与我们取得联系，并就此问题进行商讨。

此致

敬礼

乔治·菲茨杰拉德上校

军事行动副指挥

缅甸及东印度分部

将近傍晚，阳光从一扇小窗中洒进来，照亮了装满钢琴支架的屋子。埃德加·德雷克，这位调琴师，埃尔拉尔专家，把信放在桌子上。1840年的埃尔拉尔美妙绝伦，他心想。他把信轻轻地折叠起来，装进了外套口袋。缅甸却很遥远。



上篇

fugue (来自法语 fugue, 是意大利语 fuga 的变体, 直译为“飞翔”; 源自拉丁语 fuga, 与 fugere 相关, 逃遁)

1. 赋格曲: 一种多旋律乐曲, 由两个或多个既具有和谐关系又能保持各自风格的主题合成。在一段乐章中, 这些主题会以多种形式 (变体), 借助多种乐器反复引入。

2. 神游症: 一种病理性的健忘状态。

——《牛津英语词典》第二版 (1989)

1

一天下午，在英国部队驻缅甸军队的作战部总指挥、陆军上校基拉恩的办公室里，埃德加·德雷克坐在一对发黑的电暖片旁，电暖片发出咔咔的声音。他盯着窗外，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上校坐在房间另一边，他身材魁梧，皮肤黝黑，顶着一头乱蓬蓬的红发，散开的浓密大胡子梳理得很是对称，一双凶狠的绿色眼睛尤其突出。在他的桌子后面，挂着一把班图长矛和一面涂过颜色的盾牌，盾牌上面残留着战争的伤疤。他身穿镶着黑色马海呢花边的红色制服。埃德加应该会记得此情此景，因为这个花边让他想到了老虎的斑纹，而且，在红色制服的衬托下，上校的眼睛显得更绿了。

上校走进办公室有好几分钟了，他一进门就从磨光的红色书桌后面拉出一把椅子坐下，然后就用拇指翻开一堆文件浏览起来。他终于抬起了头。他浓密的胡须之后传出洪亮的男中音：“谢谢你，埃德加先生，让你久等了。我有一件急事要处理。”

钢琴调音师从窗户那边转过身来：“不碍事，上校。”他用手指拨弄着膝盖上放着的帽子。

“如果你不介意，我们现在就开始谈这件急事吧。”上校身子

往前倾了倾，“再次欢迎你来到作战办公室。我想这是你第一次来这儿吧。”他还没等钢琴调音师回答，就接着说：“我代表我的上级和同事，向你对此事的关注表示感谢。这件事在我们看来十分严重。有关这件事情的背景资料我们做了一份简介。如果你愿意，我想先把这件事简要地给你讲讲，这很有帮助。当你知道更多细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讨论一下了。”他把手放在那堆文件上。

“谢谢您，上校，”调音师轻声回答，“我必须承认，您的要求已经勾起了我的兴趣。这十分与众不同。”

在办公桌的那边，上校的大胡子动了一下。“埃德加先生，这确实非常与众不同。关于这件事我们确实有很多要谈。可能你还没意识到，这次的任务既是关于一个人的，也是关于一架钢琴的。好了，我从军医少校卡罗尔本人说起吧。”

钢琴调音师点了点头。

大胡子又动了一下。“埃德加先生，卡罗尔年轻时的故事我就不说了，省得烦你。不过事实上，他的背景有点儿神秘，我们知道得不多。他出生于1833年，爱尔兰血统。他父亲叫托马斯·卡罗尔，在牛津郡一所寄宿学校教希腊诗歌和散文。尽管家境贫寒，他却遗传了他父亲对教育事业的兴趣。他在学校表现优秀，后来离开家来到伦敦的大学医学院继续深造。毕业后，他没有和大多数人一样去开私人诊所，而是去了一家为穷人服务的郡立医院。我们对于卡罗尔这段时期的事情一无所知，只知道他在那里待了五年。在此期间，他娶了个当地姑娘。但是他们的婚姻很短暂，他的妻子在分娩的时候去世了，孩子也没了。卡罗尔从此孤身一人。”

上校清了清嗓子，拿起另一份文件，接着说：“妻子去世后，卡罗尔返回了伦敦。霍乱爆发期间，他在伦敦东区的穷人避难所担任内科医生。但他只做了两年，1863年他参加了军队医疗队，做起了外科医生。

“埃德加先生，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对他的了解才更加全面。卡罗尔被派到布里斯托尔的第二十八步兵团做医生，但是他刚从军四个月，就申请调到殖民地去工作。申请很快就得到了同意，他被派往印度萨哈兰普尔的军事医院担任副主任。在那儿他开始小有名声，但不是作为优秀的内科医生而出名，而是作为一个冒险家而出名。他经常跟随探险队进入旁遮普和克什米尔地区，他的人身安全不仅受到当地部落的威胁，只要沙皇一直有争夺领土的欲望，他的危险还来自俄国特工。在那儿他还作为一个文人出名了。尽管不知是什么事情，呃，或许我们可以说是热情，导致了他想要一架钢琴。一些人汇报说他躲避巡回出诊，还在医院的花园里面朗读诗歌。这些行为被容忍了，虽然有点儿勉强。卡罗尔明目张胆地向一位病人朗诵雪莱的诗歌，我想可能是《奥西曼迭斯》，这位病人在当地担任酋长，他已经和我们签署了合作条约，但是拒绝交出部队。而在病愈出院后一个星期，他又回来了，要求见见卡罗尔，而不是医院的军官。他带来一支三百人的队伍，埃德加先生，用他本人的话说，不是我们说的，他来‘熏陶热爱诗歌的士兵’。”

上校抬起头来。他认为他看到了挂在钢琴调音师脸上的一丝笑容。“我知道，这是个非同寻常的故事。”

“这是一首充满力量的诗歌。”

“是的，但是我得承认，其中的篇章可能有点儿不幸。”

“不幸？”

“我们正在挑战自己，埃德加先生。我在想，埃拉尔钢琴只能帮助‘士兵’变得更加‘诗情画意’。钢琴——请注意，这仅仅是我的想法——代表了——怎么说最贴切呢——军事战略不合逻辑的延伸。如果卡罗尔医生真的相信，把音乐带到这片土地会加快和平进程，我只能期望他带上足够多的士兵去保卫和平。”钢琴调音师什么也没说，上校在座位上稍微动了动，“埃德加先生，用诗歌吟诵和韵文给当地贵族留下印象是一回事，可要求把一架三角钢琴送到最遥远的边防要塞，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对军事一无所知。”埃德加·德雷克说道。

上校匆匆瞥了他一眼，继续看着文件。他想，这个人并不是那种已对缅甸的气候和挑战作好准备的人。调音师个子高高的，瘦瘦的，浓密的灰白头发松散地落在金丝边眼镜上。他看起来确实更像一个学校老师，而不是一个能承担军事任务的人。他四十一岁了，不过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他眉毛乌黑，脸上长满了胡子，鱼尾纹也爬上了他那双淡色眼睛的周围。不过上校注意到，这或许不是苍老的缘故，而是一个人笑了一辈子的结果。他身着一件条绒夹克，戴着领结，穿着羊毛裤。上校想，要不是他的嘴唇长得和大多数英国人的一样丰满，真让人觉得他非常悲哀。他的嘴形显得他有点儿迷茫，又流露出一丝惊讶，让他看起来更加软弱无力。上校对此非常不安。他还注意到调音师不断搓着自己的手，袖口把手腕遮住了。这是一双他无法习惯的手，对男人而言，这双手太过细致柔软。当他们见面打招呼时，上校感觉到，这双手的粗糙和力量，似乎被戳在老茧下面的铁丝给移走了。

上校又把目光收回到了文件上，接着说：“卡罗尔在萨哈兰普